

THE WIND
IN THE TREES

袁笠翁 著

树上的
风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袁笠翁 本名刘永亮，男，浙江省安吉县人。一介布衣。业余爱好旅游、种菜、写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探索写作，至今已写有诗歌3000余首，散文200多万字。2004年触网，开始写网络小说，已成长篇小说8部；另有中短篇小说、童话等作品多篇。曾用笔名“袁笠翁”“树上的风”等，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等近500篇（首）。

THE WIND
IN THE TREES

袁笠翁 著

树上的
风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上的风 / 袁笠翁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78-2179-3

I. ①树… II. ①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382 号

树上的风

袁笠翁 著

责任编辑 张婷婷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4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179-3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诗人与散文

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说：“平等的概念，不是艺术本质固有的……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而诗人在原则上高于散文家。”而瓦雷里则更早地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将诗歌与散文的差别比作舞蹈和散步。

诗人写散文，可算作一种副业。一个诗人（在理论上）可以在不需要读（写）散文的情况下做诗人。“然而总的来说，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经验的散文家，较容易变得啰唆和夸张。”“除了少数例外，近代所有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交了诗歌学费。”

一位散文作家，或者一位写散文的诗人，可以或者应该从诗歌（经验）中学到什么？布罗茨基总结了四点，“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专注的思考；对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省略；兴奋心情下潜存的危险”。

将这种熟稔的诗歌经验和训练有素的诗歌语言运用于散文写作，并能熟练地驾驭个体的生活经验、文化经验，这样写出来的散文，不仅是言之有物，而且是言之有文。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文”，不仅是文采，更是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又说：“辞达而已矣。”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这样理解：“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物之妙了然于心于口于手，就能“辞达”，“辞达”了，“文”自然不可胜用。

在阅读了好朋友谢民师寄来的大量“诗赋杂文”后，苏轼在回信中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里说的虽然包含“诗赋杂文”，但我觉得更适合“文赋”，也即散文。好的散文，行文当如“行云流水”，叙事、状物、说理、言情，酣畅淋漓，姿态横生，读来自然痛快！

阅读袁笠翁的散文自选集《树上的风》，我似乎也产生了当年苏轼阅读谢民师作品时的感觉。“辞达”“通达”，文理自然，颇有味道。

“诗歌是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袁笠翁也曾以潇洒渔夫为笔名写诗，据称还写了很多年、很多首，也算一位诗人，想必写诗也有一定经验。建议他也来读读布罗茨基的这篇《诗人与散文》，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老朋友出新集子，嘱我写几句序言，胡诌一通，标题也用了现存的，不成其序，权当是序了。

雪青马

2017年3月19日于浙江安吉

目 录

风行		阳光絮语	067
鱼骨在喉	003	天下第一美食	069
路边的李子树	009	劈腿无门,吃虾有道	074
赋石摘橘	013	笠翁说茶	077
阳台上有益太阳花	016	风雅	
劈柴	021	我喜欢的声音	085
辣椒虫	025	崇敬大树	094
战蚊记	028	听听那鸟语	098
回家	031	春天的符号	100
打年货	034	孤鹭	104
出海,做一回渔夫	037	鹰于崖顶俯视芸芸众生	107
春天,与杜鹃花有个约会	045	我一个人苍茫	109
风致		洗冷水澡	111
逗虫记	051	思念成草	115
流浪狗	054	海桐嫩如小白菜	117
向晚	061	风趣	
听雷记	063	土郎中	121
新年记	065	我们城市里的“吉卜赛人”	125

收废品的女人	131
撞车记	139
复仇的八哥	144
跟三个美眉聊爱情	149
宅女找男人	152
爱情之买椟还珠	154
蠢贼有道	156
最浪漫的事	159

风景

灵峰寺的旷味	165
美丽船村	169
探美景溪村	172
去余村走走	178
月光下的筏湖	181
游龙王山	183
山中赏秋	186
解读西塘	189
撞见城市的灵魂	193
沙家浜游记	197

风情

茗溪鱼	201
母亲的礼物	205
聆听唠叨	208

守年夜	211
母亲的菜地	214
老婆三定理	218
梦中竹漾	221
老家风水	229
茗溪放排	232
爆米花	236

风语

太聪明的人也难成气候	241
男人不叫苦	244
优雅男人	246
男人天生是花痴	249
其实你不懂富人心	252
微笑的女孩最美	255
女人一嗔无难事	258
读书四境界	260
女人说话男人不必太当真	262
西湖里的鸭子姓野	264
读书与洗碗扫地	266
狗的待遇超过爹	268
乡村不能这样“美丽”	270

跋：扯谈写作	273
---------------------	-----

风行

那棵魁伟的树又蓄满了崭新的叶子
阳光下像一面小小的碧绿的海
晃动一粼一粼的波纹
我知道，那是它在暗暗蓄势
预备一场暴风的来临



鱼骨在喉

也许是抓鱼、杀鱼、吃鱼太多，“罪孽”深重，终于得到报应。

报应我的，自然是鱼。

那是去年一月，单位放年假第一天的中午，由于早上起床比较晚，起床后又忙于整理房间，一直到中午十二点，才到街上餐馆里点了一碗熏鱼面当“早饭”。那时已是饥肠辘辘，吃来自然是一改平日里的斯文，把一双筷子往面碗里一绞，团起个大面球就往嘴里塞，咕噜一下，也没来得及咀嚼就咽了下去。当然，吃鱼块的时候，我还是有戒备的，被鱼刺卡住，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受。然性急总会坏事，万万没料到的是，在吞下最后那团面条时，喉咙猛地一痛，心猛然一抽，似乎有雪亮的匕首突然插入喉管。当时面条还未完全咽下，一口气上不来，眼泪夺眶而出。

手一摸颈脖，顿觉一阵寒意：喉结处硬邦邦的一块，而且是一大块锋利的东西，卡在食道里了，犹如一把钢叉，正想刺破颈部的皮肤挤到外头来呢！焉能不疼！凭着三十多年的生活经验，我知道，我被一大块鱼骨头卡住了！

我眼前一黑，觉得周围模糊了，身子也在发虚，仿佛觉得桌子旁边有个废纸篓，我低下头去，狂呕起来，也没在意餐馆里是否还有其他吃饭的人。

可是，待我把吃进去的食物全部呕出来，那块骨头依然卡在那里，丝毫没有移动。而且，随着呕吐时喉咙的收缩，那骨头更加往肉里钻，我觉得我的咽喉就快被刺穿了。

老板娘过来问我，是不是被鱼刺卡住了，我说不出话来，手扶着脖子，眼泪汪汪，微微向她点头。

“喝点醋，喝点醋鱼刺就软了。”她笑着去找醋壶。我知道，被鱼刺卡住，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情急之下，我没有多加考虑，就接过她递过来的醋壶。

要是一壶老酒，那我一定很高兴。无奈平素我一向不喜欢醋，从小到大，不吃

醋烧的东西。什么糖醋排骨、糖醋鸡，活了三十多年，我碰都没碰过；即使最喜欢吃鱼，但是名气冲天的“西湖醋鱼”，我也是坚决不吃的。不承想，今日为了消化这鱼刺，居然拿起醋壶，像喝老酒那样大口大口往下灌——那醋的酸啊，差点没把我鼻子酸掉！眼泪再次喷涌而出，人几乎背过气去！

喝了几口，老板娘又端来一碗白米饭，说：“再吞几口饭，刺就下去了。”我也知道，鱼刺在喉，吞饭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会加重后果。可那时，疼痛已经让我顾不到这些科学常识，而听信于他人的“经验”。我试着吞了口饭，只觉得钻心的疼，而鱼刺似生了根，盘踞喉结上方纹丝不动。“再喝醋，再吞饭。”老板娘看着我如此难受的模样，鼓励我说。

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里，我忍着剧烈的疼痛，喝光了一小壶醋（估计有 500 毫升），不咀嚼吞进一小碗饭，喉咙火烧锥钻般的痛，而鱼骨依然停在那里。我知道，这些土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去医院了。

曾经看见过耳鼻喉科的医生给患者拔鱼刺。患者端坐在凳子上，嘴巴张得老大，舌头吐出来，医生用一张餐巾纸包着，让患者自己抓住往外拉，并且还被要求发出“啊——”的声音，那副模样，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真是罪过。

现在可好，笑别人贪吃活该受罪的罪孽，落到自己头上了。张着大嘴，拉着舌头，仰着脸，忍受着医生的钳子在喉咙里拨弄，还得忍受着医生不时往嘴里喷射的药液。口水淌着，也不能往外吐一口，这样的难受简直无法形容。

嘴巴张酸了，舌头拉木了，可是，医生捣鼓了近一个小时，也没把鱼骨头从我的喉咙里弄出来，而我的眼泪早已擦湿了一包餐巾纸。

“必须手术，”医生一边收拾器械，一边嘀咕，“陷在食道里，很深。”

他坐下来，飞快地开了张单子。“赶紧去付费，做个 X 光透视。我在手术室等你！最好叫你家属来！”

“很严重？”

“是的。”

“怎么手术？要切开脖子？”

“看看能不能钳出来，不能钳出来，就必须切喉取了！”医生面无表情地说。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天啊，切脖子，那不是要人命吗？就算医术再高明，取出了鱼刺，脖子上也会留个大疤，多难看啊，以后再也不能做“风流才子”了……这还不说，马上就过年了，本想好好玩两天，好好吃两顿的，这下可好，一放假就进了

医院,家里的年岂不是过不安生了!我难受极了,很自责。

付费,拍片。没想到的是,拍片过程中又遭受折磨。我走进拍片室时,看见一个医生一手端着个洋瓷盆,用筷子在哗啦哗啦地搅拌着什么,还以为他自己的私事没干完呢,于是就站在一旁耐心等待。他搅拌了一阵,竟然把盆递给了我,说:“把这吞下去。”我接过一看,吓了一跳,瓷盆里装的,竟然是半盆石灰水拌棉花絮。“石灰水和棉花絮怎么能吃?”我忍着痛问医生。“那是石英,不是石灰,没叫你吃,叫你吞!”医生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天啊,长这么大,身边有谁吞过棉花絮呀!还是用石灰一样的石英用水搅拌的棉花絮!

为了看病,我又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艰难地吞着滴着白浆的苦涩的棉花絮。那哪是人吃的玩意儿,难咽的浆水从嘴角流出来,滴在胸前的衣服上,崭新的夹克衫和羊绒衫,染上了一大片白花花的石英水,看上去与石灰粉刷过的墙壁一样,我欲哭无泪。待站到透视机前,医生还叫我嘴巴里含一大口石英水和棉花絮,憋住气,听他口令“往下吞”时,就吞下去。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几乎把那半盆石英水和棉花絮吞光,他才说“好了”,而我的心越来越沉重——那鱼骨依然在喉结上方纹丝未动。我预感到了后果的严重性。

待X光片冲洗出来,我也看见了,桃核大小的鱼背脊骨刺卡在喉咙中间,两边还支生着一些小刺,大骨刺的一端非常尖锐,正抵住喉管壁。

我拿着X光片往手术室赶,不知道等待我的结果是什么。到了手术室,四个医生护士已经穿戴好手术服在等我了。

医生叫我在手术单子上签字,并宣读了手术的危险责任,重申了手术的危险性。“当管子插进你咽喉后,千万不要动,再难受也得忍着,听见没?”医生反复叮嘱着,“咽喉是各种血管集中的地方,你乱动,就有生命危险!”

我想我不会乱动的,我走过去,躺到手术台上,护士推过来装着手术器械的推车,我看见了各种长短不一的钳子、不锈钢钢管。医生拿起一根直径约2厘米的锃亮的钢管,再次擦拭消毒。

“不会把这么粗的钢管插到我喉咙里去吧?”我惴惴地问。

“正是用这管子插到你喉咙里,然后长钳子伸进管子里,从管子里钳出鱼骨。”医生做了个演示动作,“所以,你千万别乱动。”

天啊,这么粗的管子插进喉咙,那不是要我的命吗?

“这手术很痛苦,你一定要坚强!”医生再次叮嘱。然后,他们上来两个人按住我的手,又有一个人按住我的头,要我嘴巴张大,脖子往后仰。主治医生把一把不锈钢扳子塞进我嘴里,像撬汽车轮胎一样,撬我的嘴,一边撬一边说:“来,嘴巴张大,张大,再张大,还要张大!”

钢扳子铭在牙齿上,又冰又疼,而我的嘴巴张得几乎要撕裂了,还达不到医生的要求。他往下扳我的嘴,按我头的医生也配合着他往下压我的头——他们要把我的嘴巴撬得与脖子成一直线,然后插钢管!

我出不来气,说不出话,觉得自己像一条待宰杀的鱼,躺在砧板上,等待被开膛剖肚,现在他们先刮我的鳞片!我觉得我要死了!

突然,一个巨大的冰冷的钢管在往我喉咙里探,它旋动着,尽管是慢慢地。

我的五脏六腑立刻往咽喉涌,肚子屏得硬成一块铁,也阻止不了五脏六腑往上涌!我疼啊,我难受啊,我觉得我抽搐了,脚再也忍不住,乱弹乱舞起来。

没有哪位从没呕吐过吧?你觉得把手指塞进咽喉的感觉怎样?我想,不待你伸进去,你就会强烈地想要呕吐吧。现在,医生要把自来水管粗的钢管插进我的喉咙里,你说,五脏六腑还不要碎了吗?

我要呕,可嘴巴被扳子撬着,不能动!我想喷,可喉咙被钢管塞着,也无法喷。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其实我无法睁眼的,只觉得泪水奔涌——身上汗水早已打湿了衣服,被撬被插喉的痛楚,早已淹没了鱼刺卡喉的痛感。

活了三十多年,从没感受过如此的痛苦!

读小学时,因喜欢狗,经常去摸狗头,有一次,狗正吃食,我摸它的头,它回头就咬了我的手一口,几个大牙深深陷进我的虎口。后来,由于没处理好伤口,虎口溃烂了一个多月才好。这样的苦,也没有钢管插喉的万分之一。

读初中时,有一次去池塘里洗澡,不小心滑进深坑,差点淹死。那种面临死亡的痛苦,也没有这钢管插喉的万分之一。

前些年,写反腐小说,不想被好事者对号入座,与我打官司,那种被恐吓、被践踏人格的痛苦,也没有这钢管插喉的万分之一。

“不要动,不要动,动了有生命危险!”医生严厉呵斥道。

“你要忍住啊,不忍住取不出来鱼刺。”大眼睛的美丽护士安慰我说。

“是的,我要忍住,难道这点苦也不能承受吗?亏我还是男子汉大丈夫!不忍住,医生怎么能取出鱼刺?!”我冷静了一下,自己骂自己道。

看我不乱动了,主治医生再次往里插钢管,我觉得喉咙里出血了,我听见吸液机呼噜呼噜地吸着液体,我觉得那一定是我的血液。

五脏六腑再次翻涌起来,一个劲地往喉咙里挤。由于钢管已经钻进喉咙一截了,这次的翻腾,不再是翻江倒海,而是肝肠寸断,我仿佛听见骨头碎成齏粉而飘落的声音。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抽搐,可还是不行,眼睛里红光一闪,忽然一把掐住按着我手的医生的手,死死地。

“啊——妈呀——”那医生痛苦地大叫一声,松了我的手。

主治医生立刻住手。

“你什么意思?”他问。

我不能说话,直摇手。

“是要放弃手术吗?”

我用手指比画表示点头。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一位医生说的话。

那是我还在乡下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次运动会,班级里一个超厉害的学生,跳远跳出了沙坑,踏到硬地上,导致小腿骨折。我把他送进医院,主治医生跟我算是朋友,他允许我穿着手术服进手术室看他手术,也方便安慰学生。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医生如何做接骨手术。被麻醉了的学生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刀划开骨折处的皮肤,然后破开层层肌肉,直至露出骨头,还把粘在骨头上的肌肉也剥去——我看了十分肉麻,觉得医生残忍,忍受不住惊悚就从手术室里跑了出来。后来我问医生朋友,难道割皮剥肉,就不觉得有痛感吗?哪知医生竟然说:“对患者有痛感的医生不是好医生,他做不了手术。”这话听着也有道理。从此,我明白,医生的工作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把断了的骨头接起来,把腐烂的疮剝去,把鱼刺从喉咙里钳出来。

医生见我坚持不手术了,也不勉强,就把扳头、钢管从我嘴里、喉咙里抽出来。几个按住我的医生也即刻放手。我顾不得喉咙疼痛,顾不得全身汗水和虚脱,就往外跑。

“不治了,不治了,死也不治了!我想这比死还难受!”我边走边说。

“今天不手术,你明天还一定得来,那时用麻醉,说不定还得开刀!”医生也不拦我,平静地说,“今天你得先挂盐水消炎,你的喉咙刚才有点受伤。”

“挂盐水没问题,手术坚决不做了,烂在喉咙里也不做了!明天我坚决不来!”我固执地说。

可说归说,鱼刺卡在喉咙里,刺痛,有生命危险,怎么办?我坐在注射室里,挂着盐水,冷静地想。

既然鱼刺能够进喉咙,它一定也能下去。我想。

可怎么让它下去呢?吃醋不行,吞硬的食物不行,还有没有更好的东西让它下去呢?

什么能让喉咙张大?

热的。

什么东西热?

开水。

什么东西润滑,可以让鱼刺往下滑?

肥皂?不行。油?不好喝。蜂蜜?

我眼前一亮,对,就是它。在乡下吃过蜂蜜,又香又甜又润滑,而且还用开水冲着喝。

想到这里,我很兴奋,立刻打电话叫炜过来,帮我去买蜂蜜。她听说我不肯做手术,直骂我脑子有毛病。我不理她,任由她去骂,只要她去帮我买瓶蜂蜜,以及开水、杯子、汤匙,我急着要尝试。

买来蜂蜜以后,我看见蜂蜜十分黏稠,就舀了一汤匙,放进杯子,叫炜冲上开水,喂我喝下。

才喝两口,我立即感到喉咙里一动,心中一喜,继续喝,半杯子水拌蜂蜜喝进肚子,摸摸鱼刺,已经到了喉结下方了!

炜看着有效果,也说:“慢点喝,快了会把喉咙划伤。”

我听了她的,喝喝歇歇,二十分钟以后,喝到第四杯,忽然喉咙一爽,一摸,鱼骨没了!

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遇到事情,还是得冷静下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也许真的有那么些时候,自己才能救自己,比如这次我经历的鱼骨在喉。

2007年3月22日

路边的李子树

端午节,炜跟我一起回老家。才从车上下来,我就看见自家的两棵李子树熟了,青青红红的李子,缀满枝丫,把枝丫压趴到路上方,有的一伸手就可以摘得到。

我指指李子树,对炜说,自己家的,摘吧。

炜说,这是什么。

我大笑:“你怎么连李子也不认识?”

炜很惊讶,说:“这就是李子啊,结了这么多!不过,看起来不好吃。”

我说:“这是自家种的李子,你看,都红了,怎么会不好吃?你还没吃呢!”

说着,我跳跃起来,一伸手拉下一根枝条,摘了一个李子放进嘴里。

“嗯,清脆酸甜,正可口!”说着,我塞了一个到炜嘴里。

炜居然还是不信,忙从嘴里拿出李子,说:“恐怕不能吃吧?这么多李子,长在路边,好吃的话,不是早就没有了?”

“哈哈,你是书读多了吧?”我一边忙着往嘴里塞李子,一边笑着说,“你大概是被王戎那个小故事骗了,对吧?”

西晋有个叫王戎的,小时候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发现远处大路边有一棵李子树,树上结满了大大的李子,大伙儿一拥而上,都上树去摘李子,只有王戎站着没动,还说:“这棵李子树长在大路边,每天来往的人很多,如果李子是甜的,早就被人摘光了。”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王戎聪明,有智慧。但是,这故事,在我那个村子里,说不通。

“你吃一颗不就知道了!”我见炜还在犹豫,就鼓励她说,“放心,咱家种的水果,从不施药。”

说着,我拿出餐巾纸,把李子擦了擦给她。

炜咬了一口说:“嗯,味道不错!”